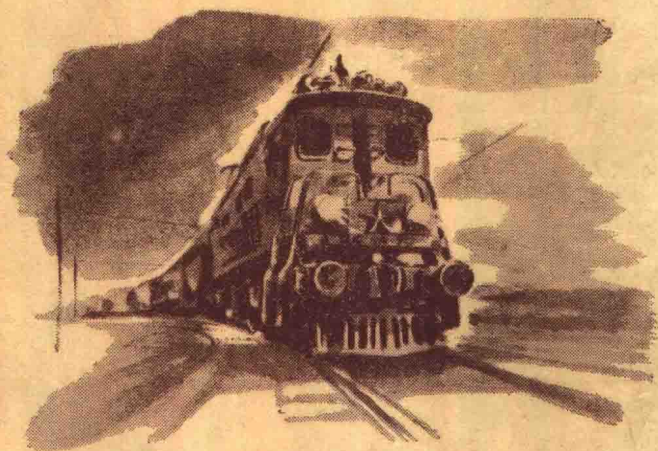


鐵甲列車

譯南稷羅 著夫諾凡伊



行發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活生



鐵 甲 列 車

伊 凡 諾 夫 著

羅 稷 南 譯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三 聯 書 店



599•Q240•32K•P.120•\$3.7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七月第二版

解放印刷廠承印

北京 造3001—6000冊

•總 管 理 處•

北京四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各 地 分 店•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 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英譯者序言

對於舊的契可夫的戲劇，英語的譯者們保持着俄文言語的姿態，已經到了最後防綫，理直氣壯地覺得契可夫的價值在於詞句的高妙，隱喻的確切，語法的純熟。

新的劇本就不同了，牠的價值在於牠的逕直和有力，牠的鯀骨交錯的戲劇性，脫去了造作的圈套。蘇維埃的戲劇是樸實的情緒的戲劇，機關鎗比言詞更明白，國際歌的合唱值得十分鐘的愛國演說。倘若要使牠們對於英語的觀衆有意義，那麼必須譯出的並不是一字一句，而是那情境和意象。

在『鐵甲列車』裏我充分地應用了這方法，牠是一個近代史的戲劇，而牠的幽默性或戲劇性多分依存於主題的暗示力。有些情境在俄國似乎是悲劇的，而對於我們並不很明瞭俄國情形的英語觀衆却會引起有趣和相反的意味。我曾經不遲疑地改動了這樣情節，盡力

於激發同一情緒而不拘泥於字句的翻譯。

只要能使言詞更流暢或意義更顯明，就甯肯採用英文的成語。所以把上帝引導『白俄』作戰的歌曲譯爲『前進吧基督的兵士』並且用『坐上那茶炊』代替了『燃起那薩莫伐』。

末了，我感謝原作者，他看過我的稿樣，因爲他諒解我所用的方法，並且容許我改動了幾處——那是他聽着一定覺得不妥當正如我們聽着俄語似的。

吉卜生·科宛

作者自傳

我生於爾彼亞的村子裏，在伊爾士斯河附近的大草原的邊界上。我的母親系屬於一個放流在西北利亞而後來和吉爾吉斯人混合了的波蘭家族，這說明了我的東方的血統，因為在全西北利亞的哥薩克人裏面你都可以發見蒙古種的血液的。我的父親，維蒂尺斯拉夫 阿里克失維支（他的真名字是——我相信——圖曼夫）是土爾其斯坦總督和他的女管家達利亞包多伐的私生子。

我生於一八九五年或一八九六年我決不定。

我在鄉村裏受過教育，但是我逃出學校跑去加入一個馬戲班，變成了丑角。我並沒有吃飽過而且不久就受夠了那雜耍場的生活。我懇求我的叔父彼特洛夫，一個商人，把我送到一個農業學校。那時引動了我的是那制服上的黃銅鈕釦和那些在城裏號稱為血氣方剛的學

生的壞名聲。那一年的年尾我也就厭倦了這學校，我的叔父替我在一個小商店裏找到一件工作（那時在大草原裏還時興着以物易物的制度），後來又在一個印刷所裏作工。我在印刷工人之中得到更多樂趣；我是一個排字工，從一九一二年起到一九一八年止。而這幾年中每到夏季我都跟馬戲班去巡遊，我充當『遊方僧和回教修士·賓·阿里·丕』吞劍者，小丑和歌人。我作過三等酒館裏的獻藝者。我像流浪漢似的飄泊在鄉村裏，與其說是由於好奇不如說是由於無聊。

我讀過許多書，從仲馬氏到斯賓塞，從短篇小說到托爾斯泰，但是書籍對於我並沒有多大影響。我讀書是因為我無聊而又不會喝酒（我記得我的母親為我的濫醉的父親受過許多苦，我在八歲的時候就發誓不喝酒不抽煙，一直到一九一九年都沒有破戒，）也怕和女人們接近。

在一九一六年的秋天我寫了我的第一篇作品，發表在阿克莫林斯基省的彼得·托洛巴弗洛斯基縣所刊行的普列奇米上。第一篇作品被日報接受以後我就決定一試那些雜誌，於

是把第二篇送到里托庇斯去。那是我生平最愉快的時間，當兩個星期以後，郵差走進我正在工作着的陰暗的地下室，把高爾基的信交給我的時候，每個人都圍攏來看牠，而且我的同伴們由此認定我先前是一個大人物。甚至於經理也似乎贊同他們的意見；他至少預支給了我十個盧布來慶賀這同事。每個人都喝醉了，而我，唯一的清醒的人，覺得醉得最厲害。

下半年我接連寫了二十個故事，我把其中的幾個寄給高爾基。他寫信來告訴我，說在我想要再寫以前，我必須學習和讀書。我不知道怎樣動手，但是我有兩年之久什麼也不寫，却吞吃了足夠我下半生閱讀的那麼多的書籍。

但是我沒有讀過關於社會問題的任何書本，而且當一九一七年革命發生的時候，我不知道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區別，因此我就同時屬於這兩個黨了。

然而，我很快地就明白了，而且作了公安委員會的秘書，於是事情就從此開頭了。我忘記了文學，作了各種演說，寫了許多政治論文，後來加入了赤衛軍，防守俄木斯克，抵禦捷克人的進攻。我覺得人類的幸福那時正在成敗關頭，然而我慚愧，我不得不逃走而且躲藏在大草原

裏。在科爾查克統治的時期中我隨時都在恐怕着被找出來鎗斃掉。蘇維埃俄羅斯好像是遼遠的天堂，但是我不離開西伯利亞並不是因為我害怕危險，而是因為我不曾去過薩馬拉以外並且我也害怕陌生的地方。

在一九二零年的年尾，高爾基幫助我到了列甯格勒。初到的時候我幾乎餓死了；高爾基那時在莫斯科，而我並不認識其他任何人。當他回來的時候，他找到了我，而且看見我被喂養着。我羞怯了，而且我記得高爾基用一種沈重得好像他的鬍子似的低音說：『不客氣，不客氣！你需要食物——吃吧！』

我不很相信仁慈，把牠看作一種恩惠的形式，但是被高爾基推翻了。我的諸信念並不止這一個。

我已經寫過許多書，而我以為作一個作家並不很有趣。別人生活得更好，他們的樂趣更簡便而且更多。然而，還是有許多事情使我快活，並且當我問我自己該有什麼牢騷要發吧的時候我找不出答案。

伊凡諾夫

登場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娜狄亞……老婦人，『白色』難民。

西蒙……娜狄亞的丈夫。

尼之拉索夫……『白軍』上尉，鐵甲列車司令。

阿巴布……『白軍』中尉。

伐羅亞……尼之拉索夫的未婚妻，娜狄亞的姪女。

塞吉……基督教義勇隊員。

米霞……工業學生。

支諾波夫……『白軍』兵士。

凡希尼……農民領袖。

娜士台西……凡希尼的妻。

第一漁夫

第二漁夫

庇克里凡諾夫……革命委員會主席。

穿外套的太太

校長

站長

老婦人

老男人

尼乞孚路夫……車站衛兵。

吳新……中國青年。

農民

一個兵士

俄科洛瓦……………『白軍』士兵

老人

修道士

比特洛夫……………農民。

農民

法國兵士

第一農民

第二農民

老人

砲手兩名

馬抄……………底克里凡諾夫的妻。

西明諾夫.....革命黨員。

一個工人

非林諾夫.....工人。

第一幕

一家鮮花店，正在改裝成一間私人的住所。這房間的後部的門和玻璃窗，正對着街市，已經用木板隨便地遮擋着，而且這時候娜狄亞，一個老婦人，正在用布幕去遮掩那些難看的木板。窗子旁邊有一隻金絲鳥關在一個籠子裏。在一隻角裏，有一張床，因為居住者是些「白色」難民，這房間就是臥室和住室了。幾隻粗製濫造的書架，靠在一面牆上，而且尼之拉索夫，穿着「白軍」上尉的制服，正在從地板上的一大堆書裏翻檢了幾本書。四張從左邊門上進來，搬運着兩大盆花，這顯然是花店存貨的殘餘。他正在吸着一枝雪茄。

娜狄亞：你小心把牠們放下來，不要弄壞那些花。好，就這樣吧，我想。賽沙弄了幾個架子來裝

那些書。現在要作的事就祇是把那些有幕作成一個幔子圍住伐廉亞的床。

西蒙：我剛纔遇見圖洛菲。唔，了不得的人物！我以為他是到海邊來玩耍呢，想不到他險些兒

逃不脫他的性命。他從薩馬拉就跑路一直跑到俄木斯克纔趕上火車。一個好傢伙。他給我這一枝雪茄。

娜狄亞：這裏的人似乎不喜歡我們薩馬拉人。當初他們對待難民都不好，但是他們作買賣倒還和氣，後來也就大家相安了。熄掉那雪茄，西蒙，我在釘這些布幕，你把那包裹打開吧。

尼之拉索夫：（正在讀着一本從堆裏檢起來的書）『而且第十年的年尾杜洛伊城（二）被攻取了，居民們都從他們的家裏被驅逐出來了。』（三）伐麗亞到哪裏去了？

娜狄亞：

我怎麼會知道呢？我想大概在那斯不斯基那裏吧。

尼之拉索夫：在那斯不斯基那裏？她每天都去斯不斯基那裏混嗎？我覺得真討厭。

娜狄亞：有什麼錯嗎？總之他們是親戚。

尼之拉索夫：親戚！這對於我是很羞辱的，因為她每天都和我的長官混在一起。總之，我們是

（一）上古一城市，已毀滅，在小亞細亞西北，達達尼爾海峽之南。

（二）聖經的一節。

定了婚的。

娜狄亞：

（從窗上下來）好，這就完了。謝謝上帝，我們現在無論怎樣總可以按時吃飯了。他們已經把我們驅逐到海邊來了，他們不能再驅逐我們了吧。現在無論你喜歡打不喜歡打你總得戰鬥。

西蒙：

他們要我在一個機關裏作事。他們說我有一種好聲音，但是我問你，好聲音在一個機關裏有什麼用處？（尼之拉索夫嫌厭地走開了。）

娜狄亞：

街道裏擠滿了難民。你一走出去就非絆倒在行李和箱子上不可。大家都欣喜終於到了這裏，不至於再跑路了，雖然上帝知道他們並沒有多少幸福。我們好運氣纔得住在這鮮花店裏。別人都不能不住在住不得的地方哩。

尼之拉索夫：

她整天在斯丕斯基那裏幹些什麼呢？你就不能走進那屋子去，不是攔着一個道士就是絆倒一隻貓。那地方擠滿了貓。那老太婆收集了成千的貓，而那將軍總是白費時間在裝璜那些他永遠不讀的書籍。又在全個塔加和紅黨鬧得正

起勁的時候。我想伐麗亞知道他染鬍子而且藏假髮的吧？

西蒙：斯丕斯基將軍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前些時候我和伐麗亞到他那裏去，他評論我的鬍子。

娜狄亞：把這箱子搬出去！又得用一些布來把他遮住。把他放在別的房屋裏去吧。

西蒙：（提起幾隻箱子）他說，「你的鬍子是怎麼的？」我自己覺得我的臉通紅了。

（西蒙和娜狄亞出去了，同時阿巴布進來。）

阿巴布：尼之拉索夫上尉。

尼之拉索夫：晚安，阿巴布。

阿巴布：我已經找了你一整天了，長官。我曾經去過列車上三次。斯丕斯基將軍的命令派我

歸你指揮，從今天起。

尼之拉索夫：那麼你是在那鐵甲列車上幹事的？

阿巴布：是，長官。